

幽谈

[日] 京极夏彦 —— 著

张朝卿 ——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5 · 沈阳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2015 年第 97 号

© 京极夏彦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幽谈 / (日) 京极夏彦著; 张朝卿译.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5.8

ISBN 978-7-5470-3851-2

I. ①幽… II. ①京… ②张…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7177 号

YUDAN

by KYOGOKU Natsuhiko

Copyright © 2008 KYOGOKU Natsu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MEDIA FACTORY,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RACCOON AGENCY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7.5

出版时间: 2015年8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鸿艳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版式设计: 展志

ISBN 978-7-5470-3851-2

定价: 32.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23284050

传真: 024-23284521

E-mail: wanrongbook@163.com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目 录

恐怖的东西	不知道的事	十万年	快逃	成人礼	床下的人	我的朋友	捡手
203	177	149	121	89	61	31	1

捡 手

我决定坐轮船去那儿。

虽说是轮船，却小得可怜，让人看不出它在被改装成客轮之前是干什么用的。船身到处都是油漆剥落的痕迹，由于一直被海水侵蚀着，所以显得锈迹斑斑。船上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又摇晃得厉害，让人觉得无所适从。

七年前似乎更安静一点。

也有可能是我记错了。这船的式样虽然和七年前坐的那艘一模一样，可即便是这样被海水侵蚀了七年，我还是觉得记忆中的那艘船更陈旧一些。

或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正在老去，所以已经渐渐接近了这船的年纪？

对于人和船来说，时间的流逝也是不尽相同的。与人相比，船变老的速度也许更加缓慢吧。

以前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这艘船真是老得可以了，可现在看来，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当初自己与船的那种差距也渐

渐感觉不到了。

而我自己也正在被侵蚀着。

掌舵的是一位陌生的老人，七年前那位老人的岁数就已经很大了，一定已经离开了人世。

总之，掌舵的一直是老人。年轻人是无法操纵这种不知何时造出来的老古董的，即使想从头学起恐怕也没什么用。我试探着问老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船上的，不知是因为年岁大耳朵不太灵光还是嫌我麻烦，老人没有理我。

船上太吵了。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

果然还是七年前更加安静。那时候能够很清晰地听见妻子的声音。

妻子说，早知道这么近还不如从邻近的镇子开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直开到汽车无法前进的地方，然后再步行的话也不错。那片礁石应该可以步行通过吧？那小提琴般的声音没有被任何噪音干扰，每一个音符都钻进了我的耳朵里。

渐渐地，渐渐地，传来了发动机单调嘈杂的声音。

啊，还是记错了。

那时候，妻子贴在我的耳边，距离近得可以感觉到她的气息，然后说出了那些话。

妻子说话声音的频率与四周低俗、粗鄙的声音是如此格格不入，能听得清清楚楚倒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海风掠过耳际，有些凉却不至于让人觉得寒冷，我不禁

回想起了这些往事。

马达发出的嗒嗒嗒嗒的声音果然还是没有变。我已经衰老的声音频率融入周围粗犷粗暴的声音之后，显得无比苍白和疲惫。无论是老人还是我自己，都没法清楚地听见。

正如七年前妻子说得那样，船很快就到了栈桥。

这里的海岸是一片平浅滩，因此有一座长长的栈桥。马达的嗒嗒声渐渐开始出现了间隔，并越来越长，最后戛然而止了。

只剩下海鸥在“啾——啾——”地叫着。

陌生的老人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系着缆绳。我在一旁无意识地望着老人毫无表情的黑黝黝的侧脸。他的动作十分慵懒，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得出他对这工作非常不耐烦。

也许是因为这么大年纪了还为了一点点的辛苦钱干着这种无聊的工作，也有可能只是单纯厌倦了这种工作。虽说如此，我却没有理由去讨好他，也就打消了上前打个招呼的念头。我想，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如去配合老人的举止，于是我也装作气呼呼地默默走到栈桥上。

栈桥也有一点锈烂了。

一边踏在已经褪色的桥板上前行，一边透过桥板间的缝隙注视着脚下的海面，我终于开始听到海浪的声音了。海浪无力地拍打着，显得平静得很。

稍稍转头一望，正撞上了老人的视线。

瞬间就感觉仿佛被人瞪着一样，我加快了脚步走下栈桥来到岸上。

脚下的路凹凸不平。原来是一个满是石头的海岸。

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到处都是一片一片大的礁石，而是铺满着大大小小的卵石。不，这种地面并不是人造的，用“铺”这个词还是不太恰当。这是一张由大自然设计出的、卵石编织成的地毯。

我不知该如何称呼这片海岸，相对于沙滩，也许该称呼这里为石滩吧。

七年前，我和妻子扶着轮船生锈的栏杆眺望着这片海滩，无比美丽的景色映入眼帘。可眼前的这片由卵石织成的海滩，虽然从远处看依然美丽，可实际上却是脏兮兮的。

七年前也是脏兮兮的。

石子本身还是很漂亮的。没有什么棱角，表面也很光滑，颜色洁白。大概是被潮水漂白成这个样子的。

可是石子与石子之间的缝隙却塞满了大量的垃圾。易拉罐、塑料瓶、食品的包装纸、避孕套的外包装、破洞的运动鞋、人偶的手臂，不知为何会有注射器之类的医疗器具和自行车车轮这么大的垃圾。到底是谁扔的呢？

还有人来这种地方吗？

当然有呀，妻子是这么说的。可是，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视线投向了大海的另一边，然后说道：“这个地方有

许多外海的漂流物流进来。”

“那是不可能的。”我回答道。这里的岸边正对着港湾的内侧，顺着妻子眺望的方向望去，可以远远地看见对面的街道，我想这就是证据。可又一想，洋流的事我可不懂，也许有些漂浮物真的是从外海漂到这个海湾里来的。

可是，即便如此，这些漂浮物显然也不应停留在这里，而应被推向海湾的中心处。这片海滩应该是背对着外海的，只是悄悄在狭窄的港湾里打开了一个口子。

真是一个无聊的人啊，妻子说完后从脚下捡起了一个被压扁了的盒子一样的东西，接着说：“哎呀，这个好像是朝鲜半岛上的东西吧。”那确实是一种陌生的包装，上面的文字也不是我们认识的。妻子又说道：“国内可没有卖这个的，难道韩国人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洗东西吗？”

原来是一个洗衣粉盒子。没办法，我只能用“是啊，可能就是这么回事吧”这种无关痛痒的话来敷衍。之后，妻子又好像要确认什么似的，反复摆弄着几块卵石，一会儿翻过来看看，一会儿又拿近前来瞅瞅。她到底在那里找到了什么呢，我不得而知。

于是，我也弯下腰来捡起一块来看看。只有一大堆硕大的海蛆不停地蠕动着。

我原地站起身来，抬头望去，远处耸立着巍峨的岩山。巨大的岩磐裸露在外面，证实了那是名副其实的岩山。这座

山在这里实在是碍交通,我这样想着。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不是这样,妻子这么说道。

什么时候听见这句话的呢?好像是回到家之后。

不是这样。不为别的,妻子只要这么说了就一定不会错的。

我们一直在一条沿着海湾铺设的道路上前行。中途我曾试着在地图上确认,发现这条路虽然在途中偏离了海岸线,却在穿过大山之后,丝毫不差地通向了我们的目的地——

那个旅馆。

我的……哦,不……七年前,我们的目的地并不是这个海岸,而是这岩山背后的一家旅馆。

这家旅馆就真实地存在于这孤独寂静的海岬的后面,连接着一片小小的海滩。不,如果不想乘坐轮船到那片由卵石编织成的海滩去的话,只有在这个旅馆下船走过去。海滩的两侧是险峻的岩场。

那时,妻子站在船上对我说,只要告诉别人要去岩场就能来到这里,但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虽然乍一看似乎能够通过,可实际上左右两侧峭壁林立,想要穿过去的话甚为困难。也可以说,这片卵石的海滩简直已经变成了那家旅馆的私人海滩。

然而,这个旅馆位处群山环绕的腹地,并不是面朝大海的。

所以，只要沿着内陆的方向前进就可以找到这家旅店。可是，话又说回来，那时我们为什么选择了坐船去那儿呢？

七年后的今天，我毫不迟疑地再次乘船来到了这里。当时我深信着必须乘船才能来到这里，现在我依然深信不疑。对于我来说，那家旅馆不是乘车能够直达的，必须坐船才能到达。

经停那里的船每天只有两班往返，因此我今天在候船大厅消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再一次回头观望时，老人的踪影已经消失不见。不知道是坐下来了，还是走到另一侧去了。

再过一会儿，那艘船就会发出噪音，驶回原来的地方了。船上除了老人，不会再有别人。

不想看到那艘衰败的轮船的我低下了头。我想要检验一下妻子之前的那番言论，于是不停地在地上寻找着来自国外的垃圾，可是一个也没找到。有的只是一些附近便利店里卖的东西。那些垃圾散发出阵阵大海的腥气，令人恶心。

我一边在心里反复告诉自己不要向后看，不要向后看，一边走过布满卵石的海滩，登上了一间仓库似的破旧小屋旁边的斜坡。

小屋没有门，屋内有一张破洞的渔网和一尊不知道容貌为何崩坏的地藏菩萨像。地藏像旁边的地面上，有两个自动贩卖机里经常卖的那种罐装清酒的空瓶，被风吹得滚来滚去。

那是一尊水子地藏。¹

妻子是这么说的，不过多半是随口乱说的。

这个海岬上确实有一座地藏堂，里面安放着掌管水子的地藏菩萨。但是这座供养地藏的佛堂却是在岩山的里侧，位于旅馆更深处通往断崖的路上。我之前已经在地图上确认过了。

那里可是比这海滩更险峻的地方。沿着悬崖有一条小桥一般狭窄的小路，只有沿着那条小路才可以到达那里。尽管如此，听说还是会有人前去参拜。不过这样也好，说明这应该不是一座破败的地藏像。

你说错了，我在心里这样默默想着，可是却不能对妻子说。

不对。不是这样。你完全说错了。

我瞥了一眼那间破旧的小屋，然后爬上了旁边的斜坡。斜坡的顶端是一块平整的地面，这样一来就比较适合远眺了。如果回头的话，一定又会看到那个垂死的老人在身后怒目而视，于是我就这样一直背对着大海，继续沿着小路前进。朝着旅馆的方向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转弯。

路的左右两边，让人分不清是灌木丛还是草丛的植物在茂密地生长着，可是看起来却没有呈现出多么青翠的颜色。

1 水子，流产的胎儿。水子地藏是为流产胎儿祈祷冥福的菩萨，相传掌管着流产胎儿的靈魂。

相反，到处都像褪了色似的，不知道是不是经常被海风吹着的原因。可能连这大地也都枯竭了吧，地面已然变成了和植物一样浅淡的颜色，连那些盛开的鲜花看起来也并不十分艳丽。从地形上来说，虽然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可是整个的风景还是显得非常单调。走着走着，前面又是一段坡路，乍看起来似乎比较平缓，走上去才发现坡度还是很大的，费力得很。

才刚刚爬了三分之一就已经满头大汗了。气温不冷不热的。自己处在一个不上不下不前不后的位置上，既没有任何成就感，也称不上是酣畅淋漓的大汗。只是一种黏糊糊的感觉，让人非常不快。

爬过了一半的长度之后，就无法再看到那片石滩了。

转过身去看到的也只是外海的景色，连那艘脏兮兮的船也不见了。啊，那个老人已经看不到我了啊，想到这儿我不禁安心起来，停下了脚步。刚一转过身，就从某个视野之外的方位传来了之前那种“嗒——嗒——”的声音，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了一种一切都被人看透了的感觉。

声音马上又变小了，渐渐被卷进潮水声、风声和草丛晃动的声音之中，最后消失不见。

那艘船想必已经回去了吧，就那样没有搭载一个乘客就回去了，只有行将就木的老人自己在船上。

什么都没有，连云彩也没有。

不知不觉间，自己已经爬上这条坡路的一半了。

现在连大海也看不见了。虽然不太清楚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但是我知道翻过岩山到达它的背面之后，除了被群山环抱的蓝天外，什么也看不到。不过，这里好像能够听到海浪的声音，应该是离大海很近了。

这条路的尽头有一个栅栏，越过栅栏后是一块棒球场大小的平地，只有一辆车停在那里。果然从陆路也可以来到这儿啊。而这块空地估计就是这里的停车场了。可能是因为七年前的时候这里一辆车也没有，我才没注意到这一点吧。从广场斜穿过去之后就来到了另一条小路上。

路程走到这里，四周什么奇异的景色也没有，只剩下崎岖的山路了。连路边的植物都眼熟得很。只是觉得眼熟而已，具体是什么名称什么种类，其实我也不清楚。然而，妻子对植物却是非常了解，那时候她一定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吧。

从前面开始，路变成石板的了。石板路开始的地方，立着一根木头柱子。不出所料，上面挂着旅馆的牌子。

上面写着“川端旅馆”。

文字的感觉正像记忆中的那样。

沿着细细的石板路继续走了一会儿，道路的两旁就开始出现了石灯笼，紧接着和式风格的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

眼前的这种景观完全是日式风格，与石滩那奇异的景色完全不同，可能是因为这种变化以一种带有层次感的方式呈

现着，所以并没有让人觉得十分突兀。

当然，也有自己已经来过一次的原因。

我默默地穿过了大门。

这里是一家典型的和式旅馆。看起来很古朴典雅的样子，实际上只是年代比较久远而已。听妻子说，这里大概是昭和之初建成的。这样说来，七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觉得这里有多么陈旧。现在再看，这里真是陈旧得可以了。

有一种和看见轮船时完全相反的感觉。

秋天的红叶果然是非常漂亮的。

原来如此，那棵树是一棵枫树。

直到今天，妻子七年前的那番话，我才知道怎么回应。

一直抬头注视着树上的红叶，一点也没注意到旅馆的女招待已经站在门口，笑着对我说欢迎光临了。我对她说自己之前已经预约了房间，然后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她回答道：“是的，我们已经为您预留了房间。”说罢伸手来接我的手提包。我赶忙和她说我自己来就可以了，然后走进了正门。

我不喜欢别人帮我提行李。

一切的一切，都还是记忆中的样子。

陈旧的鞋柜，摆放整齐的拖鞋，挂在前台墙上的营业许可，架子上摆放的布袋像¹，插在看不出年代的花瓶里的花朵，

1 布袋和尚，在日本被奉为七福神之一。